

文任毅/著

英雄是怎样成长的

李锐题

中国文史出版社

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李锐题

文任毅/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一个时代的传奇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是怎样成长的 / 文任毅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 - 7 - 5059 - 6134 - 0

I . 英… II . 文…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0014号

书名 英雄是怎样成长的

作者 文任毅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校对 朱小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4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 - 7 - 5059 - 6134 - 0

定 价 25.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ep.com>

战士赤诚的“实录”

——序文任毅《爱与恨》

访谈

人各有志，战士文任毅同志“退下来”之后，惟一的志趣，是把自己漫长人生旅程的体验写下来，铸成这部《爱与恨》，来回谢生他的母亲，献给他所生存的新时代和创造新历史的后人。我读他手稿，先从他写的简历和后记读起。文任毅同志并非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从“三座大山”下逃出的一条性命，又是参与摧毁“三座大山”的一名战士。在新中国大建设中，他的心血又全赋予基层工作岗位。即使 1989 年患上重症，他仍旧为了国家地质事业的需要兢兢业业工作。他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旧社会的苦难他最充分地品尝了，11 岁家破人亡，13 岁在农村打零工，14 岁在城里做工丁，又在工厂当学徒，15 岁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抓壮丁，他被强迫去当炮灰。从 1949 年 12 月 6 日这个神圣的日子开始，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上了一名战士，生命才拥有阳光，遵循为人民服务的人生宗旨，在轰轰烈烈的大变革中享受一个普通战士“奉献的欢乐和

殊荣”。他没有过名噪一时的“伟绩”，却有一连串的“三等功”，这标志着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文任毅同志告诉我，文稿中主要人物“松涛”的经历、见闻、大爱与大憎，都是他自己切切实实的体验和感受。他的朴素的文字，形象的描写，把法西斯日寇、国民党反动政府、地方上恶霸地主及许多的人面禽兽的残忍暴行作了如实的反映；对于被压迫被摧残的普通劳动人民反抗、挣扎中的悲壮故事，也写得震撼人心。他的体验，既是个人的，又是千千万万曾在“三座大山”下呻吟、怒号的劳苦大众共同的心声。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如果不经过血与火的抗争，不付出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妄想轻而易举地转入和平建设，那是无稽之谈，那是那些对中国真实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们幼稚的幻想曲。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苦难实录”，更是一部对醒过来的“睡狮”——英勇奋斗的中国人民的一曲颂歌。读起来，作品中松涛等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不只引起同情的共鸣，而且令人振奋，直至催人泪下。可见，创作的源泉，确是生活，老文同志如果没有“人间地狱”般那些辛酸的体验，光凭着写作的“才气”，也不可能写得这般真实可信。

毋庸讳言，《爱与恨》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它可以启发在和平环境中投入大建设的人们，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新中国，竭诚地以每个人在阳光下所形成的聪明才智，兢兢业业地在各自岗位上，为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的繁荣富强，去自觉地做出努力。同时，它也能对后人不遗忘中国过去苦难的历史，起到警策作用。文任毅的一番苦苦笔耕的心血，决不会浪费。一个战士心灵赤诚的回音，也是时代强音组成的进行曲当中不可或缺的战歌。当然，由于作者执著地沿着过往岁月的真实回忆来写，有一种不吐不快的紧迫感，在情节和故事的提炼、加工方面，在环境描写及人物心理活动等方面不

免仓促。但我们如果将它作为一个战士过往岁月爱憎实录来看，它就有不同于一般虚构成分过多的小说作品的优势。读《爱与恨》，听战士文任毅的实录，必然为一个老战士的赤诚所鼓舞。老文是我结识已久的朋友，是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年龄相近的战士，我钦佩他矢志不移的业余创作毅力，更为他年逾花甲写成实录的第一部而高兴。在此衷心地祝他健康长寿，笔耕丰收。

1998年3月8日 长沙

自序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始就交织着相互依存的三条线。即:一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既相互矛盾又互相依赖着向前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求生存的本能所决定的;一条是爱情的规律,这是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所决定的;一条是腐败与反腐败的规律,这是人类生存竞争的负面影响所决定的。

但是,在文学创作领域,自古以来,往往过分地强调了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而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我写《爱与恨》的目的,是企图揭示人类社会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这同样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在生产斗争、反腐败斗争中涌现的先进人物所具有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的。

《英雄是怎样成长的》是《爱与恨》系列的一部分。它描写了自全国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段历史,它如实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又揭露了腐败这股浊流,仍然在上层建筑领域暗暗地流动着。

为什么选在现今出版《英雄是怎样成长的》?是因为本书的内容完全符合“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它体现了鲜明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可以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提供一份重要的借鉴资料……

为了写作本书,我明确地为自己规定了三条创作原则:

一、力争全面反映(相对而言)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深入内核,务必使本书的形象具有挖掘的深度。

二、全书的内容和创作手法,必须为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同志和朋友所接受。

三、本书文体为小说体,但必须吸取议论、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的养料。

关于艺术构思和写作方法,立意向中国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学习,向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学习,力争博采众长,尽可能多地把文学先驱者的长处学到手,把《英雄是怎样成长的》写成一部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读的长篇。但是否如愿,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6年3月20日

张鹤衡

张鹤衡,原名张鹤衡,笔名张鹤衡,男,1938年生,河南舞阳人。196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等。

张鹤衡,原名张鹤衡,笔名张鹤衡,男,1938年生,河南舞阳人。196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等。

201	“战士赤诚”的“实录”	201
202	——序文任毅《爱与恨》	202
目 录		
203	自 序	203
204	一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204
205	二 曙光照耀长沙	205
206	三 我要当解放军	206
207	四 井冈山下的血迹	207
208	五 夺红旗	208
209	六 战斗在荒山野岭	209
210	七 “鬼门关”的奇遇	210
211	八 丰收季节	211
212	九 恋爱时期	212
213	十 十万大山在流泪	213
214	十一 高溪河水在咆哮	214
215	十二 同仇敌忾	215
216	十三 围歼顽匪	216
217	十四 斗争恶霸	217
218	十五 抗美援朝	218

十六	开赴前线	/ 162
十七	浴血奋战	/ 177
十八	受伤住院	/ 187
十九	“新婚之夜”	/ 196
二十	重返前线	/ 205
二十一	上军校	/ 215
二十二	回故乡	/ 226
二十三	历史是教材	/ 239
二十四	社会是课堂	/ 248
二十五	毕业礼	/ 257
二十六	相思恋	/ 270
二十七	进 城	/ 279
二十八	人民好	/ 290
二十九	上层变	/ 303
三 十	求婚女	/ 313
三十一	固执汉	/ 322
三十二	深山伐木	/ 332
三十三	平村拜师	/ 341
三十四	大干快上	/ 349
三十五	实干稳进	/ 360
三十六	驱毒蛇	/ 371
三十七	灭山火	/ 380
三十八	战洪水	/ 392
三十九	迟到的婚姻	/ 413
四 十	“这里没有腐败”	/ 421
后 记		/ 434
跋		/ 436

她却，看到自己邻居飞来了一只又黑又丑的海鸥。原来她的大耕，和弟妹都参加革命了，只有她自己还留在家里。她自己一个人，她并不觉得寂寞，但常常想起他们，想起他们那快乐的日子，想起他们那美好的理想。

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天半了步，孙小南脚踏着一个烂泥坑，他真想哭出来，但眼泪被强忍住，汗水一滴滴地掉下来，他的心也跟着痛起来。他知道自己是该去见黑发老人的，但又因不敢去而退缩。大老娘瞧出他的心思，说：「傻孩子，你放心去吧，大老娘在南方的夏秋季节，天气变化异常。时而黑云压城，大雨倾盆；时而又云开雾散，晴空万里。」高松涛和梁新正离开北峰区的当天早晨，旭日东升，阳光普照，大地铺满了一层金色。高松涛这天的心情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因为他渴望着同梁新正去会见黑发老人。一想到参加革命后，那种激动人心的情景，他就情不自禁地心花怒放。他想，参加革命，一定就像奶奶讲的那样，打土豪，分田地，把一切坏蛋统统消灭光。也一定是像文进老先生所讲的那样，就是要帮助穷人翻身求解放，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更何况在这段时间里，姑父梁新正同他讲了许多关于参加革命的道理。他明白了，在当前阶段是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在将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当高松涛想到这些，心里总是乐滋滋的。他认为，实现那种社会不是比古时候讲的杀富济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社会更好么！到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不要钱，用品随处拿；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人人见了都相亲相爱……那种社会真是太好了。高松涛打心眼里赞成，他要豁出一切去参加革命。

每次想到这里。高松涛竟反过来又产生了怨恨自己的情绪，他恨自己知道这些道理太晚了，也恨至今还有许多人不懂得参加革命，他甚至埋怨为什么早在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没有人想到参加革命？中国如果早革命了，不就早实现共产主义了……

高松涛眼前的迫切希望，就是要见到黑发老人。

中午，高松涛和梁新正来到了一个叫南坝的小街。走了半天，饿了累了。他们准备进一家小客栈歇息，吃饭。其时，迎面刮来了阵阵凉风，而且越刮越大。他们开始不以为然，盘算扒完饭就走。不料，没多大一会儿工夫，凉风骤变成了暴风，疯狂地把小街上的尘土、落叶，以及垃圾之类刮得满天飞，呛得高松涛和梁新正呼吸都很困难。他们就干脆扔下碗筷，走出店门。抬头看，原来是对面天顶上正压来一大片黑云，它们来势凶猛，正张牙舞爪地向小街这边扑来，一场恶雨即刻就到，黄豆粒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得高松涛和梁新正的脸上生疼。

梁新正忙招呼：“松涛，快，快进客栈躲雨去。”

“慢着，你看，那边的路上还来了许多人呢？”

高松涛也招呼梁新正，他似乎透过雨丝看见了什么。

梁新正回头一看，“可不是，另一边也有，来的人很多很多，到处都有，这就怪喽，这么大的雨，怎么都淋着雨赶路呢？”

“不好了，都是一些国民党兵，还有挑夫，我们快躲，不然，也要被抓挑夫了。”

高松涛和梁新正欲从客栈的后门走出，谁知后面也被国民党兵堵住了，只见满山遍野全是国民党兵，他们就像泛滥的洪水卷着泥沙，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小街压来，有走路的，有骑马的，有坐车的，还有少数坐轿子的。再看他们的形象，一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衣冠不整，有敞怀露胸歪戴着帽子的，有横七竖八扛着枪，用枪托或刺刀挂着背囊的，有身前背后吊着形形色色的口袋和葫芦

的。最可怜的，还是那一大群民夫，他们衣衫褴褛，脚踏泥泞，每个人肩负一百多斤重的担子，艰难地向前跨着步，一不小心就摔倒在地。每当此刻，国民党的押解军官就会冲过去，将挑夫一顿皮带乱抽。民夫们只好忍着痛，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又蹒跚地向前走……高松涛想，这大概就是兵败如山倒的情景吧，但败军之官还忘不了要折磨人，糟蹋人，实在是太可恨了。

其实，容不得高松涛想这许多，他自己和梁新正也被抓了挑夫，肩上立刻就压上了一百多斤的担子，纳入了挑夫的行列。直到这时，高松涛才清醒过来，此时的湘北地区，正处于解放前夕，怎么就没有想到可能撞上成百上千的国民党败军呢？如今被抓了挑夫，就只能见机行事了。

毛主席、朱总司令进了北京，正准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

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南京、上海和武汉，先头部队快靠近长沙了。

蒋介石夹着尾巴逃到了台湾省，他的日子长不了。

高松涛夹在国民党的败军中，他还看到、听到了面临灭亡的国民党军官们，在挖空心思地计算他们的黄粱美梦。

高松涛注意听着。

一个秃驴式的上校军官骑着马，在向他的随从咋呼，听口音是两广人，“×他老母，老子有本事就干，能抢就抢，能诈就诈，管他三七二十一，反正老头子（指蒋介石）也不管我们了，我捞够了就回老家，坐享天伦之乐，岂不美哉。”

“姐夫，小声点，旁边还有民夫呢。”另一个骑马跟在秃驴后面的少校，可能是他的副官，他在提醒着上校。

“不管他，到这种时候，老子怕个×。你告诉那些民夫，老老实实把担子给我送回家。我高兴，给他们留一条命，惹我生气，就统统枪毙他们。”

接下去，是少校靠近上校近旁嘀咕了一些什么。此时上校也压低了嗓门，只听得最后一句是：“到时候，就统统让他们见鬼去。”

高松涛听得明白，这时他有意朝对话的两个家伙瞅去，不禁吓了一跳，啊！原来这副官就是刁奎九，肯定那上校就是他的表姐夫舒师长了。这真是窄路相逢哩，我必死无疑了。不过，高松涛又想，也未必。这一群挑夫有几十人，都是穿的破衣烂衫，根本不值得他们一看，何况管挑夫的又不是他们本人，偶尔遇上，只要利用挑担换肩、系鞋带等动作回避过去，刁奎九是不会认出来的。眼下必须尽快寻找机会逃跑，免得夜长梦多。

数天之后，高松涛和梁新正随这股国民党败军退到了安化梅城。高松涛设法同梁新正通气后，于当夜就开了小差。不幸的是，高松涛被抓回来了，梁新正不知下落。

抓回高松涛的，是一个专管挑夫的少尉，因他有刁奎九授权，可以对抓回的民夫就地打死，所以他忠实地执行了他主子的命令，并把高松涛弃尸路旁。

第二天清晨出发前，民夫们在高松涛的身体旁纷纷议论：“可惜啊，可惜啊！”“一个多好的孩子，就这么冤枉地被打死了。”“说不定，他将来还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呢，可是，现在这一切全完了。”

正议论中，有一路国民党军的汽车队路过，当中一个开车的少尉军官，见路旁弃着一个血淋淋的孩子身体，戛然停住并下了车，问民夫：“出了什么事？被打死的是什么人？”

民夫们怒目而视，手指着孩子说：“被打死的是我们挑夫啦，还能是什么人，他还是一个孩子哩。”又说：“这是你们的人作的孽啊，随便打死人，就不怕报应吗？”……

意外的是，这开车的少尉同其他的国民党军官不一样，他不计较众民夫的愤怒，还迅即走到孩子旁，躬下腰，用手探了探鼻孔，又摸了摸心窝，搭了搭手脉，回头面对汽车队的士兵喊：“来人啦，把这孩子抬上车去。”原来少尉军官发现这弃尸路旁的孩子并没有死。他要运走进行抢救。

要问这少尉军官是谁？他名叫龚铁，是国民党军直属车队的一个排长，身材魁梧，性格刚毅，刚二十岁出头，是从国民党汽车学校毕业的，能文能武，是一把好手。

汽车队开到宝庆，龚铁就把被打伤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弟弟送进了国民党的随军医院治疗。由于没有伤及要害和骨骼，高松涛很快就恢复了健康。龚铁在同高松涛多次谈话后，了解了他的全面情况。所以，当龚铁把高松涛从医院接出来之后，就把他留在汽车排当二等兵，并具体安排在维修班，还指示维修班长罗白都、副班长郭生、上等兵成再兴，要好好地照看这个新兵。

1949年7、8月份，整个湖南处在动荡之中，从长江沿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占领了衡阳、宝庆一带，企图设置新的防线，负隅顽抗。高松涛所在的汽车排，是驻扎在宝庆城里，消息灵通。高松涛经常看到龚铁找罗白都、郭生、成再兴等在一块商量什么，但又不便打听。只是在后来，可能是罗白都认为，高松涛是他信得过的人，他才向高松涛稍微透露了一点消息，并嘱其绝对保密。内容是说，他们四个人已经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江南地下军第四军，龚铁是他们的团参谋长。他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组织衡宝战役，及时准确地提供情报，保证战役顺利进行。

高松涛虽然不晓得江南地下军是何组织，但他知道共产党是好人。因此，他对龚铁更多了一份崇敬，也视罗白都、郭生、成再兴为亲人。他心里暗自欢喜。早些天还认为到不了益阳，见不到黑发老人，就断了参加革命的路，想不到在国民党军队里，也有暗暗参加革命的。这回，可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了。他琢磨着，要选一个恰当的时机，诚恳地向龚铁提出参加革命的请求。

又隔了数目，宝庆城里开始到处传播关于程潜、陈明仁要举行和平起义的消息。听消息的人的动机和态度也各不一样，有的高兴，有的沉默，有的恐慌，有的悲哀。高松涛细心观察龚铁、罗白都、郭生和成再兴，深感龚铁、郭生、成再兴三个，都是怀着一种异常兴奋的心情，在拼命地工作着。唯独罗白都，他当着众人的面也很兴奋，但单独一个人时，他就陷入一片沉思，内心激烈地斗争着。事实上他正像一个站在三岔路口的人，在为何去何从苦恼着。

一天深夜，到处漆黑一团，只有远处的零星烛光忽明忽暗，像鬼眼似的眨巴着。当时正是高松涛顶班站岗，他躲在隐蔽处，借着眨巴着的微弱烛光，突然发现有一群带枪的人朝汽车排的驻地实施了包围。他欲去报告排长，但来不及了，就果断地推子弹上膛。正要鸣枪警告，又突然被从背后伸出的一只手拦住了，高松涛一看是班长罗白都，本来壮了一分胆，但罗白都却一把把他拽住拖向了一边，枪也被他夺过去了。高松涛不知为何，只好躲在一个墙角后边观察动静。原来，罗白都同包围汽车排的人是一伙的，罗白都领着他们的指挥官指指划划，一场包围战就打响了。被包围的汽车排，是在龚铁的指挥下仓促应战的，却终因寡不敌众，败了。高松涛随罗白都在汽车排的驻地发现，龚铁和郭生以及一部分士兵已壮烈牺牲。只有成再兴同另一部分士兵不知去向。

高松涛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龚铁的遗体，心如刀绞。他清楚地记得，在医院第一次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就是龚铁。龚铁为了避免

免旁人对他们的关系猜疑，当即嘱高松涛喊他做哥哥，并向高松涛讲清楚是怎么来医院的，病历表上为什么填的名字叫龚钢等等。高松涛当即表示理解。龚铁见孩子反应很快，才欣慰地露出了微笑。

高松涛更记得，他在医院期间，曾听医生、护士反复讲过，他是他的哥哥从阎王殿里拉回来的。因为自他被打成重伤入院时，因流血过多，又延误了时间，已经奄奄一息，是他的哥哥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臂为他输血，而且前后为他输了三次，他才得以生还……对于这件事，高松涛已经刻骨铭心，他每听医生、护士讲述一次，都要痛哭一场。他从内心里认定，龚铁就是他的亲哥哥。然而，当高松涛出院后，要正式启用龚钢的名字，喊龚铁做哥哥时，龚铁又坚决不让。他还嘱其与他不要过分亲密，这是工作的需要。高松涛又只得按他的要求做了。如今，摆在高松涛眼前的事是，龚铁被叛徒出卖了，而这个叛徒，就是他生前信得过的助手罗白都。高松涛怎能不恨这个叛徒呢，他恨不得立即把罗白都撕成碎块，剁成肉泥，他心里暗下决心：不为龚铁报仇，誓不为人。但是，这时的高松涛，已经比过去变得老练多了，他强压怒火，故意问罗白都：

“我们都是国军嘛，为什么要自家人杀自家人呢？”

罗白都朝高松涛瞪着眼，半晌后才说：“嗨，你还小，不懂，我不是对你讲过，江南地下军第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嘛。”稍停，罗白都又说，“干脆对你说了吧，这次是我向军部告的密，我考虑再三，还是跟着国民党好，在江南地下军内，我是挂了一个营长的空职，既无名，又无利，还整天提心吊胆的。如今，我告了密，很快就可以领重赏、提大官了。难道你不喜欢吗？这次我有意保护你，就是要让你跟着我干，以后不会亏待你的……”

“啊！原来是这样。”高松涛差点把话讲了出来。他暗自思忖，